

世界名著大系

第三十卷

安徒生童话

(中)

[丹麦] 安徒生 著

任 贤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2

ISBN 7 - 204 - 04505 - X

.世 ... 张 ... 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 - 204 - 04505 - 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目 录

打火匣	(1)
皇帝的新装	(8)
飞箱	(13)
丑小鸭	(19)
没有画的画册	(29)
跳高者	(69)
红鞋	(71)
衬衫领子	(77)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80)
织补针	(83)
拇指姑娘	(87)
区别	(98)
一本不说话的书	(102)
夏日痴	(104)
瓦尔都窗前的一瞥	(108)
幸福的家庭	(110)
最后一天	(113)
完全是真的	(117)
各得其所	(120)
钱猪	(128)
在辽远的海极	(130)
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	(132)
野天鹅	(134)

母亲的故事	(150)
犹太女子	(156)
接骨木树妈妈	(161)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169)
鬼火进城了	(182)
幸运的套鞋	(194)
鹤鸟	(225)
枞树	(231)
香肠栓熬的汤	(240)
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254)
亚麻	(259)
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	(263)
恶毒的王子	(267)
演木偶戏的人	(269)
舞吧,舞吧,我的玩偶	(274)
安妮·莉斯贝	(276)
素琪	(287)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301)
谁是最幸运的	(304)
钟声	(309)
顽皮的孩子	(314)
识字课本	(316)
老约翰妮讲的故事	(324)
老墓碑	(339)
姑妈	(342)
墓里的孩子	(348)
老路灯	(353)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359)

老房子	(365)
天鹅的窠	(373)
创造	(375)
冰姑娘	(378)
小鬼和小商人	(429)
阳光的故事	(433)
依卜和小克丽斯玎	(436)
梦神	(447)
老上帝还没有灭亡	(460)
园丁和他的贵族主人	(462)
书法家	(469)
茶壶	(470)
小小的绿东西	(472)
天国花园	(474)
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488)
一枚银毫	(492)
光棍汉的睡帽	(496)
做出点样子来	(508)
老橡树的最后一梦	(515)
沼泽王的女儿	(520)
跑得飞快的东西	(555)
钟 渊	(557)
风所讲的关于瓦尔德玛·多伊和 他的女儿们的事	(560)
踩面包的姑娘	(571)
守塔人奥勒	(578)
迁居的日子	(584)
孩子话	(588)

一串珍珠	(591)
墨水笔和墨水瓶	(597)
家养公鸡和风信公鸡	(600)
“真可爱”	(602)
沙冈那边的一段故事	(609)
两兄弟	(643)
教堂古钟	(645)
搭邮车来的十二位	(649)
屎克郎	(653)
雪 人	(661)
在鸭场里	(666)
新世纪的缪斯	(672)
蝴 蝶	(677)
蜗牛与玫瑰树	(680)
风 磨	(682)
伯尔厄隆的主教和他的亲属	(684)
在育儿室里	(691)
金宝贝	(696)
狂风刮跑了招牌	(704)
民歌的鸟儿	(707)
小精灵与太太	(710)
贝得、彼得和比尔	(715)
看门人的儿子	(719)
癞蛤蟆	(737)
教父的画册	(744)
破布块	(769)
汶岛与格棱岛	(771)
树 精	(773)

看鸡人格瑞得一家	(794)
蓟的经历	(806)
你能琢磨出什么	(810)
好运气也许在一根签子里	(813)
彗 星	(815)
一个星期的日子	(820)
阳光的故事	(822)
曾祖父	(825)
烛	(829)
一家人都怎么说	(832)
去问阿玛奥妈妈！	(834)
大海蟒	(836)
跳蚤与教授	(845)
大门的钥匙	(849)
跛脚小孩	(859)
牙痛姑妈	(868)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从前有一座古老的房子；它的周围环绕着一条总是泥泞不堪的壕沟，沟上有一座吊桥，这座桥吊着的时候比放下的时候多，因为平时来访的客人并没有多少算得上是贵客。屋檐下有许多特别造来为开枪用的枪眼——假如敌人走得接近的话，也可以从这些枪眼里把开水或者白热的铅淋到他们头上去。屋子里的梁都很高，这很好，因为炉子里烧着笨重粗大而潮湿的木头，这样就能使炉子里的烟有地方可去。墙上挂着的是一些穿着铠甲的男人的画像，和庄严的、穿着一大堆衣服的太太们的画像。不过他们之中最高贵的一位仍旧住在这里。她叫做美特·莫根斯。她是这个公馆里的女主人。

有一天晚上来了一群强盗。他们打死了她家里的三个人，还加上一只看家狗。接着他们就用拴狗的链子把美特太太套在狗屋上；他们自己却在客厅里得意地坐下来，喝着从她的酒窖里取出来的酒——都是很好的麦芽酒。

美特太太被狗链子套着，但她却连狗吠声都做不出来。

强盗的小厮走到她身边来。他偷偷地走，由于他决不能让别人看见，否则别人就会打死他。

“美特·莫根斯太太！”小厮说道，“你记不记得，你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我的父亲得骑上木马？那时你替他求情，但没有成功。他只好骑，一直骑到他变成残废。但是你偷偷地走过来，如我现在一样；你亲手在他的脚下垫两块石头，使他能够得到休息。谁也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或人们看见了也装做没看见。你那时是一个年轻

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太太。这件事情是我的父亲告诉我的。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我并没有忘记!美特·莫根斯太太,现在我要解救你!”

他们两人从马厩里牵出马来,在风雨里骑走了,并且得到了人们善意的帮助。

“我为那个老人做的一点举手之劳,现在所得到的报酬倒是不少!”美特·莫根斯说道。

“不说并不等于是忘记!”小厮说。

强盗们以后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绞刑的处罚。

另外还有一幢老房子;它现在仍旧矗立在那儿。它不是属于美特·莫根斯太太的,而是属于另一个贵族家庭。

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太阳照耀着塔上的金顶,长满了树的小岛浮现在水上如一些花束,野天鹅在这些岛的周围安详地游来游去。花园里长着许多玫瑰。屋子的女主人本身就是一朵最美丽的玫瑰,它在快乐中——在与人为善的快乐中——射出光辉。她所做的好事并不在世人的眼中表现出来,而是藏在人的心里——藏着不等于忘记。

她目前从这屋子走到田野上一个孤独的小茅棚子里去。茅棚里住着一个穷困的、瘫痪的女子。小房间里的窗子是朝北开的,太阳光长年地照不进来。她只能看见被一道很高的沟沿隔断的一小片田野。但是今天有太阳光轻柔地射进来。她的房间里有上帝的温暖的、快乐的阳光射进来。阳光是从南边的窗子射进来的,而南边开始有一堵墙。

这个瘫痪病患者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望着树林和海岸。世界现在变得如此广阔和美丽,而只须那幢房子里的好太太说一句话这一切就能办得到。

“说那一句话是多么容易,帮那一点忙是多么轻松!”她说道,

“可是我所得到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伟大和幸福！”

正由于如此，她才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关心穷人屋子里和富人屋子里的一切人们——因为富人的屋子里也有痛苦的人。她的善行没人看见，是悄悄进行着的，但是上帝并没忘记。

还有一幢老房子；它是坐落在一个喧闹的大城市里。这幢房子里有房间和客厅，不过我们却不能进去；我们只须去看看厨房就得了。它里面是既温暖而又明朗，既干净而又整齐。铜器皿闪闪发光，桌子非常亮，洗碗槽像刚刚擦过的案板一样干净。这一切是一个什么都干的女佣人做的，但她还腾出时间把自己打扮一番，好像她是要到教堂里去做礼拜般的。她的帽子上有一个蝴蝶结——一个黑蝴蝶结。这说明她在服丧期间。但她并没有要哀悼的人，因为她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恋人；她是一个贫穷的女子。她只有一次和一个穷苦的年轻人订过婚。他们彼此相亲相爱。有一次他来看她。

“我们两人什么也没有！”他说道，“对面的那个寡妇对我说过不少充满热情的话。她将使我富有，但我心里只有你。你觉得我怎么办好！”

“你觉得怎样能令你幸福就怎么做吧！”女子说。“请你对她和善些，亲爱些；不过请你记住，自我们分手的这个时刻起，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再常常见面了！”

好几年过去了。她在街上遇见了她以前的朋友和恋人。他显出一副为病所苦的样子。她的心中十分难过，忍不住要问一声：“你近来怎么样？”

“一切都好！”他说。“我的妻子是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但我的心中只想着你。我和自己作过斗争，这斗争现在快要结束了。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再见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早晨报纸上有一个消息，说他已去世

了；因此她现在服丧。她的恋人死了；报纸上说他留下一个妻子和前夫的三个孩子。铜钟发出的声音很嘈杂，但是铜的质地是十分纯净的。

她的黑蝴蝶结表示哀悼的感情，但这个女子的面孔显得更悲哀。这悲哀藏在心里，但是永远不会遗忘。

嗨，现在有三个故事了——一根茎杆子上的三片花瓣。你还希望有更多如此的苜蓿花瓣吗？在心的书上有的是：它们被藏着，但是并没有被遗忘。

(1866 年)

谁是最幸运的

“多么漂亮的玫瑰花啊！”阳光说道，“每一朵花苞将会开出来，而且将会是同样的美丽。它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吻它们，让它们获得生命！”

“它们是我的孩子！”露水说道，“是我用眼泪把它们哺育大的。”

“我认为我是它们的母亲！”玫瑰篱笆说道，“你们只是一些干爸爸和干妈妈。你们不过凭借你们的能力和善心，在它们取名时送了一点礼物罢了。”

“我美丽的玫瑰孩子！”他们三位齐声说，同时祝福每朵花获得很大的幸运。不过最大的幸运只一个人能拥有，而同时也一定还有一个人只得到最小的幸运；但是它们中间哪个是这样呢？

“这个我倒要了解一下！”风儿说，“我哪里都去，连最小的窄缝也要钻进去。什么事情的里里外外我都已知道。”

每朵怒放的玫瑰花听到了这话,每个要开的花苞也听到了这话。

这时有个悲愁的、慈爱的、穿着黑丧服的母亲走到花园里来了。她摘下一朵玫瑰。这朵花正是半开,既娇嫩,又丰满。在她看来,它好像是玫瑰花中最美丽的一朵。她把这朵花拿到一个清静无声的房间里去——在这儿,几天之前还有一个快乐年轻的女儿在欢蹦乱跳着,但现在她却僵直地躺在一个黑棺材里,像一个睡着了的大理石像。母亲把这死孩子吻了一下,又把这半开的玫瑰花吻了一下,接着把花儿放在这年轻女孩子的胸膛上,好像这朵花的馨香和母亲的吻就可以让她的心再跳动起来似的。

这朵玫瑰花好像正在开放。它的每一片花瓣因为一种幸福感而颤抖着,它想:“人们现在给了我一种爱情的神圣职责!我似乎成了一个人间的孩子,得到了一个母亲的吻和祝福。我将走进一个未知的国度里去,在死者的胸膛上做着梦!毫不怀疑地,在我的姊妹中要算我是最幸运的了!”

在长着这棵玫瑰树的花园里,那个为花锄草的老女人走过来了。她也发现到了这棵树的美;她的双眼盯着一大朵盛开的花。再降一次露水,再享受一天的温暖,它的花瓣就会落了。老女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她就觉得,它既然完成了美的任务,它现在也该有点实际的用处了。因此她就把它摘下来,轻轻地包在一张报纸里。她把它带回家来,和一些其他没有叶儿的玫瑰花放在一起,成为“混合花”被保存下来;所以它又和一些叫薰衣草的“蓝小孩”掺杂在一起,用盐永远保藏下来!仅仅有玫瑰花和国王才能这样。

“我是最光荣的!”当锄草的女人拿着它时,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我将被长久地保藏下来!”

有两个年轻人到这花园里来,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诗人。他们每个人摘下了一朵最漂亮的玫瑰花。

画家把这朵盛开的玫瑰花画在画布上,弄得这朵花以为自己

正在照着镜子。

“这样一来，”画家说，“它就能活好几代了。在这期段时间里将不知有几百万朵玫瑰花会萎谢，会死掉了！”

“我是最得宠的！”这玫瑰花说道，“我得到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

诗人把他的那朵玫瑰望了一下，写了一首歌颂它的诗——歌颂他在这朵玫瑰的每片花瓣上能够读到的奇异秘密：《爱的画册》——这是一首不朽的诗。

“我和这首诗永垂不朽了，”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

在这一丛美丽的玫瑰花中，有一朵几乎被别的花遮住了。极偶然地，也可能算是很幸运的，这朵花有一个缺点——它不能笔直地立在它的茎子上，而且它这一边的叶子和那一边的叶子不怎么匀称：在这朵花的正中央长得有一片畸形的小绿叶。这种现象在玫瑰花中也是不免会发生的！

“可怜的孩子！”风儿说，与此同时在它的脸上温柔地吻了一下。

这朵玫瑰认为这是一种祝贺，一种称赞的表示。它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它的正中心长出一片绿叶，正表现出它的特立出众。一对蝴蝶飞到它上面来，吻了它的叶子。这是一个求婚者；它让他飞走了。后来有只粗暴的大蚱蜢到来了；他四平八稳地坐在另一朵玫瑰花上，与之同时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的胫骨沾沾自喜擦了几下——这是蚱蜢的表明爱情的一种方式。被他坐着的那朵玫瑰花不懂得这道理；可是这朵与众不同的、有一片小绿叶的玫瑰却十分明白，由于蚱蜢在看它——他的眼色似乎在说：“我可以爱得把你一口气吃掉！”无论怎么热烈的爱情也超过不了这种程度；爱得被吸收到爱人的身体里去！但是这朵玫瑰倒不愿被吞到这个蚱蜢的身体里去。

夜莺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歌唱着。

“这是为我而唱的！”那朵有缺憾、或那朵与众不同的玫瑰花说。“为什么我在各方面都要比我的姊妹们特别一些呢？为什么我得到了这个特点、令我成为最幸运的花呢？”

两位抽着雪茄烟的绅士走到花园里来。他们讨论着玫瑰花和烟草：据说玫瑰经不起烟熏；它们总会立即失掉它们的光彩，变成绿色；这真值得试一下。他们不愿意试那些最漂亮的玫瑰。他们却要试试这朵有缺点的玫瑰。

“这是一种新的荣宠！”它说道，“我真是分外的幸运，非常的幸运！”

所以它在自满和烟雾中变成了绿色。

有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大概是玫瑰树上顶好看的一朵——在园丁扎得很精致的一个花束里占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它被送给这家那个骄傲的年轻主人，它和他一起乘着马车，作为一朵美丽的花儿，沉迹于别的花儿和绿叶之间。它参加五光十色的集会：这儿男人和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无数的灯光中闪出光彩。音乐奏起来了。这是在被灯光照耀得如白昼一般的戏院里面。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位有名的年轻舞蹈家跳出舞台，一连串的花束，像花的雨点般的向她的脚下抛来。扎着那朵像珍珠一样美丽的玫瑰花束也掉下来了；这朵玫瑰感到无比的幸运，感到它在向光荣和美丽飞去。当它一接触到舞台面的时候，它就快活地舞起来，跳起来，在舞台上滚。它跌断了它的花茎。它没有到达它所崇拜的那个人手中去，而却滚到幕后去了。道具员将它捡起来，看到它是那么美丽，如此芬芳，只可惜它没茎子。他把它放在衣袋里。当他晚间回到家来时，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小酒杯里；它在水里浸了一整夜。大清早，它被放到祖母的面前。垂暮而衰弱的她坐在一个靠椅里，望着这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很欣赏它和它的香气。

“是的，你没有走到有钱的、漂亮的小姐桌子旁边去；你真是到一个贫穷不堪的老太婆身边来了。你在我身边就仿佛一整棵玫瑰

花树呢。你是多么可爱啊！”

所以她怀着孩子那么快活无比的心情来望着这朵花。当然，她同时也想起了她消逝了很久的那个青春时代。

“窗玻璃上有一个小孔，”风儿说，“我非常自如地钻进去了。我看到了这个老太婆发出青春的光彩的眼睛；我也看到了浸在酒杯里的那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它是一切花中最最幸运的一朵花！我知道这一切！我敢于这样说！”

花园里玫瑰树上的玫瑰花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每朵玫瑰花都相信，同时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而这种信心也令得它们感到分外幸福。不过最后的那朵玫瑰花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我比大家活得都长！我是最后的、唯一的、也是妈妈最喜爱的孩子！”

“但我却是这些孩子的妈妈！”玫瑰篱笆说。

“我是它们的母亲！”太阳光道。

“我也是！”风儿和天气说道。

“每个人都有份！”风儿说，“并且每个人将从它们那里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于是风儿就令叶子在篱笆上散开，让露水滴着，让太阳照着。“我也要得到我的一份，”风儿说。“我得到了一切玫瑰花的故事；我将把这些故事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传播出去！请告诉我，它们之中谁是最幸运的？是的，你们说呀；我已说得不少了！”

(1868年)

钟 声

黄昏的时候,太阳正在缓缓沉下去,烟囱上飘着的云块泛出一片金黄的光彩;这时候在一个大城市的小巷里,一忽儿这个人,一忽儿那个人全都听到近似教堂钟声的奇异声音。不过声音每次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因为街上隆隆的车声和喧闹的人声总是把它打断了。

“暮钟响起来了!”人们说道,“太阳落下去了!”

城外的房子相互的距离比较远,而且都有花园和草坪;所以城外的人就可以看出天还是很亮的,所以也能更清楚地听到这个钟声。它好像是从一个藏在静寂而清香的森林里的教堂里发出来的。大家向这声音飘来的方向看去,不禁起了一种肃穆的感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开始相互传说:“我不知道,树林里会不会有一个教堂?钟声的调子是如此奇异和美好,我们不妨去仔细瞧一瞧。”

于是富人坐着车子去,穷人步行去;不过路好像怎样也走不完。当他们来到森林外面的柳树林跟前时,就坐下来休息。

他们望着长长的柳树枝,以为真的已走进森林里来了。城里卖糕饼的人也搬到这儿来,而且搭起了帐篷。接着又来了一个卖糖果的人,不一会儿这人在自己的帐篷上挂起了一口钟;这口钟上还涂了一层防雨的沥青,不过它里面却没钟舌。

回到家之后,大家都说这事情很稀奇,比他们吃过一次茶还要奇特得多。有三个人说,他们把整个的树林都走完了,直走到树林的尽头;他们总是听到这个奇怪的钟声,不过那时它好像是从城里

飘来的。甚至还有一位编了一支歌,把钟声比成一个母亲对一个亲爱的好孩子唱的歌——什么音乐也没这种钟声好听。

这个国家的皇帝也听到了这件事。他颁布了一道圣旨,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能找出钟声的发源地,就可以被封为“世界的敲钟人”——哪怕他所发现的不是钟也没关系。

这么一来,许多人为生计的考虑,就到树林里去寻找钟。不过在回来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说出一点道理,谁也没有深入树林,这人当然也没有,但是他却说声音是住在一株空树里的大猫头鹰发出来的。这只猫头鹰的头脑里装的全都是智慧。它不停地把脑袋撞着树。但是这声音是从它的脑袋里发出来的呢,还是从空树干里发出来的呢,他可没有把握作出定论。他总算得到了“世界的敲钟人”这个职位,所以他每年写一篇关于猫头鹰的短论。不过大家并没有因为读了他的论文而变得比从前更聪明。

在举行坚信礼的那一天,牧师发表了一篇非常华美而动人的演说。受坚信礼的孩子们都受到了极大的感动,由于这是他们生命中极重要的一天。他们在这一天从孩子变成了成年人。他们幼稚天真的灵魂也要变成更有理智的成年人的灵魂。当这些受了坚信礼的人走出城外时,处处照着灿烂的太阳光,树林里那个神秘的大钟发出非常洪亮的声音。他们想马上就去搜寻这个钟声;因此他们全都去了,只有三个人是例外。一个要回家去试试她的参加舞会的礼服,由于她这次来受坚信礼完全是为了这件礼服和舞会,要不她就决不会来的。第二个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他受坚信礼穿的衣服和靴子是从主人的少爷那儿借来的;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归还。第三个说,在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之前,决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他一直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即使受了坚信礼,仍旧是如此。人们不应该笑他!——但是人们却仍然笑他。

所以这三个人就不去了。别的人都蹦蹦跳跳地走了。太阳在照耀着,鸟儿在唱着,这些刚刚受了坚信礼的人也在唱着。他们彼